

10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sup>R</sup> 9297/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一十四

河渠第一

洪範五行其一曰水自三五之世物有其官少皞之後是為玄囂世不失職至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乃錫封於汾州皆勤職於水者也大禹時乘四載以救方割之患隨山浚川通道陂澤決九川距海滂畎會

並川蒸民乃粒無復水患班固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而河為宗自漢文之代始潰金堤及武帝元光中復决瓠子自時厥後頗多災害故賈誼陳其三策桓譚言其兩便亦各一時之事也至於决漳以溉始於史起引渭而漕由夫鄭莊皆澤被於當時功濟於異代後之賢者多興水利魏晉而降寔繁有徒其有田不償種岸或奔潰功費居多績用不就者亦云衆矣斯皆國家之利害故廣記而備存之

夏禹堙洪水十三年

堙塞也洪水汎溢疏通而止塞之堙音因

過家不入

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龜

龜亦如箕擿行泥上龜音茅絕之絕

語以板置泥上通行路上

山行則揭

揭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

口揭木器如今輿牀人舉而行也揭音若足切

以別九州

分其界

隨山浚川

順山

之高下而深其流也

任土作貢通九澤度九山

通九州之道及障其澤商度其

山也度音大各切

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

羨讀與行同音七戰

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

導治也引也從積石山而治引之令疏通也

及盟津維內至於大伾

內讀曰納任音皮鄙切

於是禹以為河

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

急流曰湍悍勇也湍音他端切數

為敗迺釀三渠以引其河

釀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三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其

一則漯川也釀音山

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

播為九河

播布也

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州既疏九澤

既陂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  
 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  
 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  
 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蜀守  
 李冰鑿離峯峯古唯字避沫水之害沫音本末之末沫水蜀西南徼外東南入  
 江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漑漑漑也  
 百姓饗其利至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漑用渠溝甚多  
 然莫足數也

魯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而

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也

西門豹魏文侯時為鄴令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  
 灌民田田皆漑當其時民治渠以煩苦不欲也豹曰  
 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  
 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  
 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  
 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治馳道  
 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昔西  
 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初豹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  
 事欲罷之無令東伐息秦滅韓之計也罷讀曰疲令其疲勞不能出兵 廼使

水工鄭國間說秦

間音居菟切 其下亦同

令鑿涇水自中山西

即瓠口為渠

中讀曰仲即今九變之東仲山也即至也

並北山東注維三

百餘里

並音步浪切雜中即馬翊漆沮水

欲以溉田中作而覺

中作謂用

功中道事未竟也

秦欲殺鄭國曰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

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

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

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

注引也闕讀與淤同音於據切填闕謂壅泥也言引淤濁

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

於是關中為沃野無鹵

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起事襄王王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

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

以百畝

賦田之法一夫百畝也

鄴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

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

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

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為

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烏鹵今生稻梁

趙惠文王二十四年趙徙漳水武平西

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潰橫決也金隄名於也在東郡白馬界

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帝

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徙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

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郿郿居河北奉音捧用切郿音

河決而南則郿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帝曰江河

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

川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武帝紀又載元

光三年五月河

水決濮陽汜郡十六年發卒十萬

救決河起龍淵宮汜音敷劔切

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異時往

度六月罷計度其功六月而後而渭水道九百餘里

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

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

可得漚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帝以

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巡行穿渠之處而表發卒

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

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漚矣武帝紀又載元光六

年春穿漕渠通渭

番係為河東守姓番名係也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

萬石謂從山東運漕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

穿渠引汾漚皮氏汾陰下引河漚汾陰蒲坂下引汾

水可

舟戶之聖河渠一

卷之四

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

雖從自關中而來於

渭水運上皆可致之故

日與關中收穀無異 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帝以

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

不能償種

言所收之直不足償種之費也

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

令少府以為稍入

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越人習於水田又新至

未有業故與之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也

張湯為御史大夫時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

褒斜

二谷名

事下御史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

抵至也故道屬武都今蠻夷故曰道即今鳳州界也回音胡為切

今穿褒斜道少阪

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沔斜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

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全斜闊百餘里以車騎從

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

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帝以為然

拜湯子印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嚴熊言臨晉民願穿雒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

地

臨晉重泉皆馮翊之縣也洛即漆沮水

誠即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

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雒水至商顏下

徵在馮翊商顏山台

也徵音懲也今所謂登城也商山之顏也

岸善摧

洛水

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

水水濱以絕商顏下流曰濱東至山領十餘里開井渠之

往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

頗通猶未得其饒

兒寬為左內史武帝元鼎六年寬奏請穿鑿六輔渠

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以益溉鄭國傍高印之田

不得鄭國之溉灌者也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

寢所以育五穀也寢古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

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今

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

郡謂四方諸郡也挈音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

時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

元封元年武帝既封禪巡祭山川自河決瓠子後二

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其明年乾封少雨乾音帝廼使汲仁郭昌

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帝以用事萬里沙則

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湛讀口沈沉馬及令羣臣

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寘音大是時東郡

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鍵淇園衛之

塞水決口稍稍布插安淇之水帝既臨決

河悼功之不成廼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

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盡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

邦計部



兮吾山平 鑿山以填河也已止也 吾山平兮鉅野溢

鉅野滿溢則衆魚弗 魚弗鬱兮栢冬日 鬱憂不樂也水長湧

日將甚苦也栢讀與迫同非音佛 正道弛兮離嘗流

言河道 蛟龍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 水還舊

皆弛壞 不封禪兮安知外 言不因巡狩封

也沛音普大切 關外有 皇謂河公兮何不仁 皇武帝也河

此水 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 齧桑邑名爲 久不及兮

水維緩 水維水之一 一日河湯湯兮激潺湲 歌有二章

以下是其一故云一也潺湲激流也 北度回兮迅流

難 迅疾 寒長菱兮湛美玉 寒取也菱草也音交一日

音寔菱音交湛讀 河公許兮薪不屬 草燒故薪不足

音沈繩音王登切 薪不屬兮衛人罪 陳郡本衛

衛人之 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 燒草皆盡故野蕭

也噫音 隕林竹兮捷石笛 隕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

謂重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 宣防塞兮萬福來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

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

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

以溉田而關中靈輶成國漳渠 靈厚有靈輶渠武帝

在陳倉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龍渠漳音韋水出韋谷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

東海引鉅定鉅定澤名也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

各萬餘頃它川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

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白姓也此時無公爵也蓋相呼尊老之稱也復

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谷口即今雲陽縣治谷是注

渭中袤二百里袤長也音茂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

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

前白渠起後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舉市為雲决渠為雨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黍禾水停淤泥可以當糞衣食

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

延年齊人也史不得其姓時武帝方事匈奴與功利言便

宜者甚衆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是

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

工准高下開大河上領上領山頭也出之胡中東注之海

如此關中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

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

下不嘗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

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帝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

然可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

明恐難更改自塞宣房後河復北决於館陶分為屯

氏河屯音大門切而隋室分拆州縣誤東北經魏郡

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

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

而兖州以南六郡無水憂

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

之勢皆邪直具丘縣直當也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

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清河之靈縣也屯

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

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

傾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

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

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

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能通利猶不能為

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

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

未久其處易浚浚謂治道之又其口所居高於一分

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

嘗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

曲間北河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具丘百姓

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

商治尚書善為筭能度功用白白於天子也遣行視

更切行音下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言國家少財役

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决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

兗豫入平原牛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水居地

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

史大夫尹忠對方畧䟽濶帝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

農非調大司農名調均錢穀河决所灌之郡令其調

錢穀遭水之使有非調也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

艘一船為一艘音先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

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命其為使而塞河也延世

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

十六日河隄成帝曰東郡河决漂流二州較尉延世

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

著外繇六月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此繇

切下云非受平賈為戊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也著音竹取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

功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决平原流入

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

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决丞相史揚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功反不如焉且

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令冬成

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月令仲春之月始雨

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河水汁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耳又云三月桃華水反

壤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壤反如此數郡種不得下

還也羨音戈繕切游音於庶切種五穀之子也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

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乘馬

姓也乘音食登切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

壞毀也音怪極窮也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商度也足以分

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自遣焉

等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

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賈音價

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謂鑄

琢鑿之也帝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

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是故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

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溢踊也音善頓切敗官亭民舍四萬餘

祈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圖謀

也行音下更切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决平原時令

可决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今入故篤馬河在平原至

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

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防

救水歲三萬人以止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

駭胡蘇鬲津今見在城平東光鬲界中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城

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城東光屬渤海鬲屬平原

徒駭者禹治成河用功極衆故人徒驚駭也胡蘇下

流急疾之貌鬲津言其濫小可鬲以為津而渡也鬲與鬲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

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

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絕

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水以河為

中國之經瀆

經嘗也

聖王與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

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

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

一日之間晝滅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嘗

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天道有因而作也

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嘗欲

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觀

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

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

丹等數言百姓可哀帝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處業謂安

處之使得其居業

哀帝初平當為鉅鹿太守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為騎

都尉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决

河深川决分泄也而無隄防壅塞之文雍讀河從魏

郡以東北多溢决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

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明大司空何武

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民吏能者莫有

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

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遺流也度

計也言川澤水所流震之處皆屈而治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

扶問切度音大各切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

音一明切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

迫夫土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

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

為川者决之使道道讀曰導導引也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

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瀕音類又音寘

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

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

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之田或久無害稍築室

宅遂成聚落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山相屬之欲切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堤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賦民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內黃北至黎陽為石隄

激使東抵東平剛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工歷切又為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觀縣名也音工喚切又為石隄使東

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

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

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衛者決黎陽遮

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

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廬舍

冢墓以數萬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

之故鑿龍門關伊闕辟同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

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



且一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  
 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  
 處其所而不相奸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  
 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安民安千載無患故  
 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  
 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  
 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  
 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  
 自是東地稍下隄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  
 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謂水從郭

門南入北門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  
 出而至隄也

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  
 循隄上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  
 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  
 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  
 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  
 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今礫路口是也言作門通水流不為害也礫路即水  
經所云滎水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  
 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  
 也印音仰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

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服支旱則開別也

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

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嘗罷於救水半失作業罷讀曰疲

此一害也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

枯鹵不生穀此二害也决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

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此一利也故種

禾麥更為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杭謂稻之不此粘者也音庚

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

數千人代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

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罷讀曰疲民田適治

河隄亦成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文數百歲故謂之中

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

最下策也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渠瀆起水

門堤閼凡數十處閼所以壅水音一曷切以廣灌溉歲歲增加

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水約

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

關並平陵人為長水較尉並字子陽林智通達王莽三年河决

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王莽恐河决為元城冢

墓害及决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莽時徵能

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並言河决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水時本空北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猥多也少稍自索索盡也音雖先各切

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决

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

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使長安張戎字仲功習言

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剗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

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

皆引河渭山川漑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

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决而國家數隄塞

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

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决之害矣御

史臨淮韓牧字子台善水事以為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

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璜言河

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曲已為海所漸

矣漸進也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東北去周普云定

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

河灌其都决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

空空猶穿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

沛郡桓譚為司徒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

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

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事謂役使也空居與行

役同當依縣官而為之作廼兩便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為及發行力

役俱須衣食耳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脩治河水其為公私兩便也可以上繼禹功下

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又按地理誌云南榮陽有浪湯

渠首受沛東南至入須過郡西行七百八十里陳留

郡封丘有濮渠首受沛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

三行三百三十里春秋傳敗狄于長丘今翟渠是常

山郡蒲吾有大白渠會嵇郡句章渠水東入海張掖

郡鑠得縣有千金渠西入澤羌谷鑠音鹿

後漢光武建武初漢王梁為河南尹梁穿渠引谷水

注洛陽城下東瀉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

劾奏之梁慚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以梁為濟南太

守

張純為大司空建武二十四年請穿陽渠引雒水為

漕百姓得其利

明帝永平十二年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脩汴渠自

滎陽至于千乘海口汴渠即浪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二里

十五年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

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澹濇廣溢莫測崖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老豫之人多被水患乃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興他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旣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潔牲以禮河神東過維泃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及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民無令豪右得因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王景者沉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諸作謁者王吳共脩作浚儀渠吳用景馮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脩建武十年楊武令張汜上書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脩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脩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脩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旣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

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  
 充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嘗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  
 十二年議脩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  
 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脩浚儀渠功業有成  
 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遂發卒  
 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  
 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  
 遏衝要疏決壅塞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  
 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  
 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史如西京舊

制

成帝時河決大壞泥濘青徐兗豫四州畧編乃以  
 較尉王延世領河隄謂者秩十石或各其官為護

都水使者中興以  
 二輔椽屬為之

景由是知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

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

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隄謁者賜車馬縑錢二千

和帝永元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

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為負刺史二千

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為煩擾將顯行其罰

安帝元初二年正月脩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

以溉民田

西門豹為鄴令發人鑿十二渠引水灌田  
 所鑿之渠在今相州鄴縣西臣欽若等按

漢書溝洫志史起云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  
 用是不智也此云豹分漳水為支渠未詳孰是二月

刑計部

刑計部

卷之四百九十六

二十一

辛酉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脩理舊渠  
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

三年春正月甲戌脩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

伯遘晉水以灌晉陽後踵其遺跡蓄以為沼分為二  
派北溝即智氏故渠也其溝乘東北入晉陽城以溉  
灌東南出城注於汾  
水所脩溝渠即謂此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遣守官令之鹽監穿渠為民興

利 今蒲州安邑縣西  
南有鹽城監也

獻帝建安七年正月曹公至浚儀治睢陽渠

十一年八月三郡烏丸數入塞為害曹公將征之鑿

渠白呼泥入派水 派音  
瓜 名平虜渠從洶河口 洶音  
句 鑿

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八年九月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

魏文帝黃初六年通討虜渠 臣欽若等曰  
史不書月

明帝青龍元年司馬宣王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

築臨晉峽引沂洛溉烏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克實

正始初宣王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

田大佃於淮北復以減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

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脩諸陂於潁之南北京師

農官屯兵連屬焉 鄧艾傳又載宣王督諸軍伐吳將  
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宣

王因欲廣田積穀為兼併之計乃使鄧艾行陳穎以  
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

河以引水澆灌大積軍糧以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  
 論以喻其指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  
 泚水四百餘里五里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脩  
 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穎大治諸陂於  
 穎南穎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  
 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屯鷄犬之聲阡陌相  
 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  
 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臣欽若等口開渠史不書  
 月

賈逵為豫州南與吳接脩守戰之具竭汝水造新陂  
 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吳景帝永安三年三月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薛

瑩為選曹尚書領太子少傅時何定建議鑿聖谿以

通江淮後王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

晉武帝泰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脩新渠富壽遊

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

臣欽若等曰  
史不書月

孔愉為會稽內史章句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

愉自巡行脩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

毛穆之為桓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溫伐慕容暐

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水會於濟川

前秦苻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

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

起隄通渠引瀆以溉烏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

利



宋世祖鎮襄陽以劉秀之為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畝堰久壞公私廢業世祖遣秀之脩復壅陪繇是大豐

南齊沈瑀為揚州部傳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令瑀專治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旅以為艱難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辨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在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沈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

梁高祖天監四年二月遣衛尉楊公則率宿衛兵塞

洛口

十三年作浮山堰 王欽若等曰史不書月

普通六年五月築宿預堰又脩曹公堰於濟陰

大通二年二月築寒山堰

後魏高祖天監五年征南將軍為薄骨律鎮將... 廣文總助... 不虞... 為儲... 夜... 中不...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

西種文翊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一十五

河渠第二

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五年征南將軍為薄骨律鎮將  
刁雍表曰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  
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為儲積夙夜  
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

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  
以來功不克課兵人口累率皆饑儉畧加檢行知此  
土稼穡艱難夫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之雨正以  
引河爲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  
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  
鑿以通渠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  
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  
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前河水二丈三尺  
又河水侵射往往隳頽渠溉高懸水不可得雖復諸  
處案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分爲

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  
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支下五里平地鑿廣十五  
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  
高渠卽循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  
用四千人四十日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  
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邪斷到西北岸計  
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  
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山之水盡入新渠水則  
克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一遍水凡四  
溉穀得成實官課嘗克民亦豐贍詔曰卿憂國愛民

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尅就爲功何  
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

王欽  
若等

日史不  
書月

孝文太和十五年五月丁酉詔六鎮雲中河西及關  
內六郡各脩水田通渠溉灌

楊椿宣武時爲都官尚書監脩白渠隄堰

崔楷正始中爲左中郎將時冀定數州頗遭水害楷  
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  
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衆庶  
斯饑帝乙罰已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

以得濟夷險用此以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  
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  
濫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  
爲舄鹵粟麥禾黍化作萑蒲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  
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旣平攸同紀  
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食宵分廢  
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摠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  
荒魏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實曰賢明天地涵  
和日月光耀自此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  
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

爲運極昔魏國臧島史起晒之茲地荒蕪臣實爲耻  
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  
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  
子梁楚幾危宣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  
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  
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  
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  
之所致也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堤塹所在踈  
通預沃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  
切務得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

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通瀉其澆滯泄此  
波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  
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  
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簡分割是非瞰聯川  
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  
功卽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  
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斯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  
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  
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唯用舟艫南畝菑  
畚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

德不均致此偏法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臣既鄉  
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  
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効力有心營燭乞暫施行使  
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  
詔曰頃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饑靜言念之曷不遑食  
覽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  
外量聞事遂施行措用功未就詔還追罷

裴延雋孝明時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沅渠徑  
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房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  
毀多時莫能脩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饑餓延雋謂疏

通舊蹟勢必不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  
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頃爲利十倍  
百姓至今賴之

崔亮爲雍州刺史奏於張方橋東堰谷水造水碾磨  
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

宋魏孝靜興和三年十月發夫五萬人築漳堰三十  
五日罷

北齊楊裴魏興和中爲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裴  
脩治之又移津於白馬河中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  
年乃就

斛律羨爲幽州道行臺僕射導高粱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輸用省公私獲利後周賀蘭祥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命祥脩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維用溉既畢民獲其利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

隋高祖開皇二年三月開河渠引杜陽水於三畝原以李詢爲都官尚書領太僕元暉督其役溉烏鹵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

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輳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濱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渭川無反土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大小水力無嘗流淺沙深卽成阻閼計其途遠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告勞朕君臨區寓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所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運

於沂不停旬日之功堪有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  
疲勞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民知朕意焉初  
帝每憂轉運不給在國于仲文請决渭水開渠漕帝  
然之使仲文摠其事又命郭衍為開渠漕大監與宇文  
愷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臣欽若等曰  
即長安城也  
北東至於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曰富民

渠 一云廣  
通渠

五年九月改鮑陂口桂陂瀾水曰滋水

七年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十五年六月詔鑿底柱

盧賁為懷州刺史决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

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烏鹵民賴其利

煬帝以仁壽四年七月即位十一月丙申發丁男數

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渡河至

浚儀襄城達於上雒以置關防

大業元年三月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

自西苑引谷雒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達於淮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

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

閻毗為起部郎煬帝將興遼東之役自雒口開渠達



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

唐高祖武德六年寧民令顏旭開渠引南山水入京

城至石門谷有溫泉湧出

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門引黃河漑灌六

千餘頃

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以

通運漕詔許之

高宗永徽元年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伊河

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

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

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

彰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內無復水災

楚王靈龜永徽中為魏州刺史開永濟渠入新市控

引商旅百姓利之

裴行方永徽中為檢校幽州都督引瀘溝水廣開稻

田數千頃百姓賴以豐給

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

渠通船楫京故城

京故城即故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

則天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

諸州租船

中宗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  
爲溝以備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  
渠以備海南運糧

玄宗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河汴之交有梁公堰  
年久堰破江淮運不通傑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  
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八年九月詔曰昔史起漑漳之策鄭國鑿涇之利自  
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研  
木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  
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益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

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  
續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  
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畝滄  
連屬繇來榛棘之所遍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  
饒關輔致畝畝之潤本營此地欲平人民百姓未閑  
三農虛棄以官令開發冀令迺相教誘功既成矣思  
與之共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挂籍之地比來召作主  
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  
之戶自辨工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  
取師度以功特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疋

十年六月博州黃河隄壞湍渾洋溢不可禁止詔博州刺史李奮冀州刺史裴子餘趙州刺史柳儒乘傳旁午分理兼命按察使蕭嵩總其事

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簡較鄭州河口計門先是雒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榮澤界開梁公堰置卧門以通淮汴拜佐衛帥唐曹潛至是新渠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决兼舊河日旬日而畢十六年正月以魏州刺史宇文融兼檢校汴州刺史依前克河南北溝渠隄堰涉九河使融上請言禹貢九河舊道興役甚多事竟不就

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而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鑿舊河

二十八年九月魏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而西却注魏橋

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浚急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

天寶元年命陝郡太守韋堅引灌水開廣運於望春亭之東以通河渭京兆尹韓朝宗又分渭水入自金門置潭於西市西街以貯材木

二年三月帝幸望春樓觀新潭會羣臣張樂既暮旋宮帝觀舟楫之利甚勤乃詔曰古之善政貴於足食將欲富國必先利人朕於關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輪轉未免艱辛故致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久懷於永圖豈苟求於縱觀其陝郡太守韋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賞於有功則惟嘗典宜特與三品及三品京官兼太守其判官等卽量與改轉仍

委韋堅具名錄奏應役人夫各酬庸直兼放今年地租且起運初畢舟楫已通其押運綱旣涉遠途又能先至各賜一中上考船夫等共賜錢二千貫以克宴樂

三載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爲天下轉運使

灞漕二水通會於漕渠

代宗廣德二年三月以太子賓客劉宴兼御史大夫克東都河南江淮已來轉運使仍與河南副元帥計議開決汴河

永泰二年九月帝御安福門樓觀新開漕渠初京兆尹黎幹以京城木炭價重具以利便陳於帝前請自南山谷口鑿渠通於城內至薦福寺東街北抵景風延喜門入于苑濶八尺深一丈以運木炭至是幹潛貯舸船楫師以爲水戲冀悅於帝久之竟無成功大曆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奏曰臣得畿內百姓連狀陳涇水爲碾磴擁隔不得溉田請決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水道以溉陸田收數倍之利乃詔發使簡覆不許碾磴妨農幹又奏請脩六門堰許之

十三年正月壞京畿白渠磴八十餘所以妨奪農業也帝思致理之本務於養人以田農者生民之原苦於不足碾磴者興利之業主於并兼遂發使行其損益之由僉以爲正渠無害支渠有損乃命府縣凡支渠磴一切罷之先是大曆初李栖筠爲工部侍郎時關中沃野千里舊資鄭白二渠爲豪家貴戚壅隔上流置私碾百餘所以收末利農夫所得十奪六七栖筠奏其弊悉毀折之人大賴焉公望克積又一云帝以是年有詔毀除白渠水支流碾磴以妨民溉田昇平有脂粉磴兩輪所司未敢毀撤公主見代宗訴之帝謂主曰吾行此詔蓋爲蒼生耳爾豈不識我意

耶可爲衆率先公主卽日命毀由是勢門碾磴八十餘所皆毀之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浚豐州之陵陽渠時楊炎爲相議開陵陽渠發京畿人於西域就役閭里騷擾炎不習邊事請於豐州屯田人頗苦之時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曉其利害乃具五城舊屯及兵募倉儲等數奏曰案舊屯沃饒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其諸屯水利可種之田甚廣蓋功力不及因致荒廢今若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徒擾兆庶必無其利臣不敢遠引他事請以內園植稻

明之上秦地膏腴田稱第一其內園丁皆京兆人於當處營田月一替其易可見然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內園丁猶僦募不占奏令府司集事計一丁歲當錢九百六十米七斛二斗計所僦丁三百每歲合給錢二萬八千八百貫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不知歲終收穫幾何臣計所得不補所費况二千餘里發人出塞屯田一歲方替其糧穀從太原轉餉運直至多又每人須給錢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私出資費數又倍之據所收必不登本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天寶已前屯田事殊臣至愚

不敢不熟計惟當審察疏奏不報郢又上書奏曰伏以五城舊屯其數至廣臣前已揭名開奏訖其五城軍士若以今日所運開渠之糧貸諸城官田至冬輸之又以所送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至冬令據時估輸穀如此卽開輔免於徵發五城豐厚力農關比之浚渠十倍之利也時炎方用事郢議不省卒開陵陽渠而竟棄之

貞元七年八月夏州開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溉田二百餘頃十三年引龍首渠水自通化門入至太清宮前

于頔貞元中爲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歲久堙廢頔命設隄塘以復之歲獲秬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

李景畧貞元中爲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鑿感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

憲宗元和三年正月鹽鐵使李巽奏江淮堰埭頃年李錡在浙西奏屬本道今請却歸本司從之六月巽又上言江淮公私堰埭因循權置者二十二所並罷之

六年五月京兆尹奏准勅差右神策子弟穿淘汶渠

功并造斗門及買築地價請官中與禮戶分出  
八年三月嘗州刺史孟簡開漕古孟瀆長四十一里  
得沃壤四千餘頃

五月以神策軍士脩城南之浚渠

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准詔開衛州黎陽縣  
古黃河道從鄭滑觀察使薛平之請也先是滑州歲  
多水災其城西去黃河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壞城  
郭水及羊馬之半平詢諸將吏得古河道於衛州黎  
陽縣界遣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弘正請開古河  
用分水力弘正遂與平贊上聞詔許之乃於鄭滑兩

郡徵役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濶六十步  
深一丈七尺引舊河以注新河滑人遂無水患詔褒  
美平仍加弘泰弘正官以獎監作之功焉

是月鹽鐵使王播進供陳許琵琶溝年三運圖先是  
中官李重秀奉命視之還言可以通漕至堰城下北  
潁口水運千里而近及帝覽圖詔韓弘發卒以通汴  
河於是船勝三百石者皆得入潁

十四年五月御史臺奏據山南東南東道觀察使孟  
簡狀奏稱得復州刺史許志雍狀請於復郢二州界  
內脩築鄭敬古隄兼塞斷鷓鴣港壅截界水開地有



利於當道又據荆南觀察使裴武奏稱山南東道築堤及塞鷓鴣港有害於當道勅江漢分流各有港路兩界但合論此不合勞人築堤今水潦爲虞則慮先及低下其鷓鴣港宜令孟簡卽與決開其師子港塞來年月深久更委兩道計會詳盡本末事理

李聽元和中爲靈武節度使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將議屯田詔聽復開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穆宗長慶二年八月鹽鐵轉運使王播進新開潁口圖一軸

溫造長慶中自起居舍人出爲朗州刺史至則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名渠曰右使渠

敬宗寶曆元年十二月河陽節度使崔弘禮上言於秦渠下闢荒田二百頃歲收粟二萬斛從寶曆二年減去度支所給數

一年正月鹽鐵轉運使上言揚州城內管河通江淮漕運或時遇旱淺卽行李艱難舳舻接連擁積成弊動經旬朔不及程期非唯供輸是憂兼亦商旅難濟今請從羅城南開門古七里港開河渠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東通舊管河長一十九里其所役工價並於當使方圓羨餘支遣從之

七月勅鄆縣漢陂宜令尚食使收管不得令雜入探  
補其水任百姓溉灌平原等三鄉稻田仍勿奪碾磑  
之用

文宗大和元年六月命中使付京兆府宜令脩高陵  
界白渠斗門任百姓取水溉田

十一月京兆府奏准御史中丞溫造等奏脩醴泉富  
平等十縣渠堰斗門等准貞元初以京兆少尹郭隆  
克渠堰使於涇陽縣衆善寺置院往來勾當今請差  
少尹韋文恪克渠堰使便令自揀擇清強官三人專  
令巡檢脩造從之

二年閏三月京兆府奏准內出樣造水車訖時鄭白  
渠旣役又命江南徵造水軍匠帝於禁中親指準乃  
分賜畿內諸縣令依樣製造以廣溉種

四年十二月鹽鐵轉運使王涯奏請開揚州南郭外  
七里港別爲河以通漕運及商賈舟船東北至禪智  
寺橋東四里復與河合約長十九里用功十五餘萬  
從之

五年六月己卯陳許節度使高璠奏脩築許州繞城  
城水堤及開渠溝周廻一百八十里畢工  
王起大和中鎮襄陽脩淇堰以灌田一境利之

僖宗光啟元年三月詔曰食乃人天農爲國本兵荒益久漕輓不通而關中鄆白兩渠古今同利四萬頃沃饒之業億兆人衣食之源比者權豪競相占奪堰高礎下足明棄水之由稻浸種澆乃見侵田之害今因流散尚可經營宜委京兆尹選強幹餘屬巡行鄉里逐便相度兼利公私或署職特置使名假之權能或力田通升科級許免征徭因務勸公冀能兼蓄亦宜速具聞奏

梁太祖開平二年春正月荊州奏聞白小河此河環遶州郭以導大江近年壅塞舟楫不通是時疏之願爲民便運漕商賈之利復如曩歲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癸酉蔡州朱勅奏開洹雒河到故雒城七月甲辰右監門衛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士脩酸棗縣堤連年河水溺曹濮故也

三年正月壬子青州符習承命左役徒修酸棗縣堯堤初僞廷決此堤引河水東注至於鄆濮以限我軍自是民罹水患帝先遣婁繼英領諸軍脩塞尋而復壞乃命習以濟厥功

二月雒京奏朱殷脩築月波隄畢功引水入新開河三月己亥西京奏制置三白渠起置營田務一十一

壬寅符習奏脩堯堤水口畢

七月丁未鄴都副留守張憲奏御河漲溢慮漂溺城池已於石灰窰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

四年七月乙卯汴州孔循奏汴河汎漲恐漂沒城河已於城西城東權開壕口引水入古河

五年正月租庸使奏鄴都差夫一萬五千於衛州界脩河堤又於宋州創開門

明宗天成三年正月陳州奏開潁河

四年十二月庚申脩維河北岸宣差左衛上將軍李承約祭之

張敬詢為滑州節度使長興初敬詢以河水連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文五尺東西二百里

長興三年三月幽州奏重闢府東南河路一百五十里濶九十步以通漕運

五月幽州進呈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濶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

四年二月辛酉濮州進重脩堤圖備載汭河地理名帝指示行臺砦麻石砦德勝南北城鐵丘帝愀然與

歎曰吾佐先朝定天下於此堤塢間大小數百戰事如昨奄忽十年遽閱此圖令人悲歎又指一丘阜曰此吾撰甲之臺也

是年四月靈武奏開渠白河引黃河水入大城溉田未帝清泰元年七月河中言取去秋草七千圍堙塞堤堰

晉高祖天福二年九月判詳定院梁文矩奏以前汴州陽武縣主簿左墀進策十七條可行者有四其一請於黃河夾岸防秋水暴漲差上戶克堤長一年一替委本縣令十日一巡加怯弱處不早處治旋令修

補致臨時渝決有害秋苗既失王租俱為墮事堤長刺史縣令勒停勅曰脩葺河岸深護田農每歲差堤長檢巡深為濟要逐旬遣縣令看行稍恐煩勞堤長可差縣令宜止

三年二月楊光遠進黃河衝注水勢圖

六年九月前鄴都皇城使張延美進表陳利便請開淘相州界天平渠通濟運從之仍委自在計度

七年三月己未宋州節度安彥威奏到滑州脩河堤時以彥子河漲溢詔彥威督諸道軍民自豕韋之北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者竟止其害

曹濮賴之以功加邠國公詔於河決之地建碑立廟  
四月詔曰近年以來大河頻決漂盪人戶妨廢農桑  
言念蒸黎因茲凋弊凡居牧守皆委山河旣已在封  
廵所宜專切起今後宜令沿河廣置開封府尹逐處  
觀察防禦使刺史等並兼河堤使名額任便差選職  
員分擘勾當有堤堰薄怯水勢衝注處預先計度不  
得臨時失於防護

漢隱帝乾祐二年有補闕盧振上言臣伏見汴河兩  
岸堤堰不牢每年潰決正當農時勞民功役以臣愚  
管公汴水有故河道陂澤處置立斗門水漲溢時以  
分其勢卽澇歲無漂沫之患早年獲澆漑之饒庶幾  
編氓差免勞役

三年遣前懷州刺史周景殷河陰淘杼汴口又令鄭  
州疏引郭西水入中牟渠以增蔡水漕運

李欽明爲司勳員外郎是年欽明言臣伏以百姓轉  
食餽運舟車之利苦樂相懸臣竊見蔡水嘗有漕運  
多是括借舟船破溺者棄在水邊不許脩葺又不給  
付以臣愚見乞咨陳許蔡三州人戶製造舟船不用  
括取以備差催水路可至合流鎮及陳州蔡水未及  
水匱十數里水小岸狹或時乾淺臣伏請開決汴水

取定力禪院西一半并港穿大城向南至對門可費  
三五千工自水置茶水路纔五六里水勢便於開決  
陳蔡漕運必倍嘗年私下往來更豐財貨此之利便  
實益轉輸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  
堤峻請行故從之

三月澶州言天福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中村  
堤決東北經臨黃觀城兩縣隔絕村鄉人戶今觀城  
在河北隔三村在河南今臨黃在河南隔八村在河  
北官吏節級徵督賦租取路於州橋迂曲僅數百里

每事多違程限其兩縣所隔村鄉擬迴換管係所冀  
便於徵督修堙補堤岸河流復故兩縣仍舊收管從  
之

五月遣客省副使齊藏珍等三人簡視魚池嘗樂驛  
原武河堤

六月鄭州夫一千五百人脩原武河堤宿州言遣虎  
龍廟主何徽率兵往靈河脩堤

八月淄州臨河鎮淄水決鄒平長山人四千堙塞是  
月河陰新堤壞三百步遣中使於贊往相度脩治

九月滑州白重贊言臣自部署堙塞六名鎮河堤

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戊戌命宰臣李穀往鄆齊管內相度脩築河堤

二年三月壬午李穀治河堤廻見先是河水自楊劉北至博州界一百二十里連歲東岸而爲派者十有二焉復滙爲大澤漫漫數百里又東北壤古堤而出注齊棣淄青至于海溼壤民廬舍占民良田殆不可勝計流民但收野稗捕魚而食朝廷連年命使視之無敢議其工者帝嗟東民之病故命輔相親督其事凡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罷

四年四月詔疏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至是齊魯之無楫亦達於京師矣

五年三月世宗在淮南會濬汴口導其流而達於淮汴河自唐室之季爲淮賊所决自搆橋東南悉滙爲汚澤帝於二年冬將議南征卽詔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發其部內丁夫因其古堤疏而導之東至於泗上是時人皆竊議以爲無益惟帝不然之曰二三年之後當知其利矣至是果符聖慮由是江淮舟楫果達於京師萬世之利其斯之謂乎

十二月戊寅以工部郎中何幼冲爲司勳郎中克關西渠堰使仍命於雍耀之間疏涇水以溉稻田



六年正月甲子命侍衛都虞侯韓通往河陰按行河堤

二月丙子朔命樞密使王朴往河陰縣按行河堤及脩汴口水門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往徽南院使吳延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以濬汴河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道汴水入於蔡河又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濬五丈河分遣使臣發畿內及滑亳等州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一十六

漕運

昔周官挈畚以令糧楚師振廩而同食自雍及涿泚舟之役是興率鍾致石負海之輸攸出蓋漕運之舉舊矣利害之論詳矣若乃京師大衆之所聚萬旅百官之仰給邦畿之賦豈足克用逮於奉辭伐叛調兵

乘鄣或約齋以深入或羸糧而景從曷嘗不漕引而致羨儲飛輓而資宿飽乃有穿渠鑿河乘便利之勢創法立制極機巧之思斯皆賢者之心術古人之能事至於成敗之殊致勞逸之異宜亦一開卷而可見也

魯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秦始皇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腴邗邗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漢高祖初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運關東粟以給中勸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蕭何初爲漢王丞相時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輒以便宜施行關中書計戶口轉漕給軍

孝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矣微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公侯地方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使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

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徵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鄭當時爲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渡六月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

月罷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漑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帝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矣後河東守潘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水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矣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帝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

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廻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沔斜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帝以為然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軍輸帛五百萬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焉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帝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

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十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

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

魚不出後復與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  
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  
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  
昌習於商工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  
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元康中烏孫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  
羌將軍孫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遣使者按行  
表穿單鞅侯井以西大井大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

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計之

息夫躬哀帝時為光祿大夫言秦開鄭渠以富國強  
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溉灌之利  
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  
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乃止

後漢光武南定河內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  
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  
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監守轉運給足軍  
糧幸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  
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

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及光武上尊號卽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

舟形元... 漕運

前後不絕驅駕併駕也尚書升車以稟百官帝數策

書勞問

來歙為中郎將光武詔使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因  
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  
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  
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  
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  
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

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載

張純建武五年拜大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

徐楊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純為大司空上穿陽渠引

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

王霸為上谷太守建武十三年霸陳委輸可從温水

漕運水經注曰温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以

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

朱茂屯田晉陽以驢車轉運

明帝時鄧訓為郎中理滹沱石臼河從都憲至羊腸

倉鄧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穀所在謂之羊腸倉

州界羊腸阪是也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

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至章

帝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計考量隱括隱括

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揅然後直也拘謂曲者也知大功難立具以

上言帝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計全活

徒士數千人

安帝永初七年調濱水縣穀輸放倉詩曰薄狩於敖即此地秦於北

築大倉亦曰放庚在今鄭州榮陽縣西北東觀記曰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放倉

虞詡為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難舟車不通驢馬具

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數十里中皆燒石剪

木開漕船道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人有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涸

沒稼穡壞敗宮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摧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

雇借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

魏太祖將征烏丸蹋頓患軍糧難致魏郡太守董昭

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

齊王正始二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穎以東至壽

春艾以為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

大積軍糧又通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

有事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艾所建也

蜀後主建興九年諸葛亮復出祁山始以木牛運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糧進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

晉宣帝初爲魏太尉都督雍州魏明帝青龍三年關  
東饑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輸於京師

武帝泰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杜預鎮荊州以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  
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爲險固荆  
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  
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士歌之曰後世無叛  
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陳敏廬江人以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  
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  
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  
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  
度支遷廣陵度支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始脩千金埭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漕運不繼發王公以下  
千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升平三年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



王公以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

哀帝隆和元年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次汝南運米

五萬斛以運洛陽

海西公大和四年桓溫北伐軍次胡陸攻慕容中獲

之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

通舟運自清水入河

桓冲孝武時都督江荆梁益交寧廣七州軍事冲到

江陵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冲新移草創歲運米三

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

謝玄為前鋒都督既平兖州玄患水道險阻糧運艱

難用督護關人與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壅

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代青州故

謂之青州派

簡文咸安元年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

運

石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漕代將青州之眾渡海戍

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

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百萬斛詣高麗季龍將討

慕容皝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百千萬斛于安樂

城以備征軍之調

梁高祖初舉義師鄭紹叔爲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事督江湘二州糧運無缺乏

沈瑀爲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運轉軍國護濟高祖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詔曰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編戶凋亡萬不遺一中原氓庶蓋云無幾也頃者寇難仍接筭歛繁多且興師已來千金日費府藏虛竭杼軸歲空所置軍資本克戎備今元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戎靜戢息肩方在思彼餘黎陶此寬賦令歲供軍糧減三分之一尚書申下四方稱朕哀矜之意

後魏太武始光二年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

太平真君七年征南將軍薄骨律鎮將刁雍表曰奉詔天下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浮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每至浮沙多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十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險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

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派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於率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每二艘為一舫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水行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百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廢牛力又不廢田甚善甚美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令別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卿鎮可出百兵

為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嚮指授未可專

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以聞

白徐揚內附之後乃代經

畧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令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滏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四閣每軍國有須應車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二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當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當綿絹及貨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疲費公私畧計華州一車官酌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十疋可乘一車官酌絹五疋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疋市材造船不勞砍採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各有三十九疋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介直足以成船騰絹七十疋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古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疋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雇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雇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

造船一艘并船上復理雜事計一船有膳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後須鋸材人工并削船茹依工多少即給常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過六十並令計程依舊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難達陂其陸路從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分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令校薛欽之說雖即驗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一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為闕彼城防無容全衣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剛與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師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倍徵河中缺食失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嘗體必宜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利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劣然後陳便利無容輒抑若効克其說則附例酌庸如其不驗微慎所損令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拆且依諸營立一年之後須加贏費歲遣御史按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准依案欽所列實名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

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高廣以增京洛之饒况乃漳沮夷路河瀆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使課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寔相懸水陸難易用方不等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千里車運之水次計較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每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假賃冗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通流宜遣檢行開月脩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蹙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古今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乃域內同行足為公私巨益謹輒叅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廣開修築或古迹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閑月令踈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從之而不

能行也  
尉元獻文時為鎮南大將軍授徐州元表曰彭城倉

廩虛罄人有饑色求運冀湘濟充四州取粟張永所  
棄船九百艘臣欽若等曰張永宋將也沿河運致可  
以濟救新民獻文從之

孝文大和七年正月詔青兗齊東徐四州之民運倉  
粟二十萬石送瑕丘瑯琊復租筭一年

崔亮孝明時為度支尚書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  
私賴焉

張普惠為尚書右丞先是仇他武與羣氏數反西垂  
郡戍租運久絕孝明詔普惠以本官持節西道行臺

給秦岐涇華涇雍函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  
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

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  
普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函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

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  
進運租車驢隨機輸轉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

秦員外嘗侍楊公熙宣勞東益氏民于時南秦氏豪  
吳富聚合寇類所在邀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

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裔而諸氏與  
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

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

妾自說鄉里紛動羣氏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  
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協車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  
吳富雖為左右殺而從黨猶盛秦所縮武都階租頗  
得達東益羣氏先以款順故廣業仇鳩河池三城粟  
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  
至鎮戍兵武遂致饑虛咸恨普惠經畧不廣事訖普  
惠拜表案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  
詔於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邵備汴許汝等水次十三

州

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  
邵州今絳鄉巨縣餘並今邵也

置募運米丁又於

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營平倉華州置廣通倉

衛陝  
華並

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

部侍郎韋瓚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

經底柱之險達於營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

沙流有淺深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

引渭水自大興城

即今永興城也

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

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

特兵部尚書蘇孝慈  
督其役渠成帝善之

七年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萬餘開通濟渠

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

下利於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萬餘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

達於河北通涿郡

今范陽郡

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

役

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源鄯且末等郡

逐吐谷渾得其地並

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

適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

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

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

兒別以舟師濟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

兵會於平壤

高麗所都

唐高祖武德初李襲譽攝太府少卿太宗東討王克

以襲譽攝潞州總管委之轉運以餽大軍

二年閏二月太府少卿李襲譽運劍南之米以實京

師

八月揚州都督李靖運江淮之米以實雒陽

劉瞻初仕隋太原縣長遇義兵起高祖引為將軍諮

議尋以本管領河東道守高祖之圖宋老生也瞻親

督餽運義兵賴之

党仁弘高祖起義兵為左武侯將軍簡較陝州總管

鎮守陝城及大軍東討王世克仁弘轉餉不絕

太宗貞觀十七年時征遼東先遣太常卿韋挺於河  
 北諸州徵軍糧貯於營州又令太僕少卿蕭銳於河  
 南道諸州轉糧入海至十八年八月銳奏稱海中古  
 大人城西去黃縣二十三里北至高麗四百七十里  
 地多澗水山島接連貯納軍糧此為尤便詔從之於  
 是自河南道運轉米糧水陸相繼渡海軍糧皆貯此  
 二十二年七月開斜谷道水路運米以至京師

高宗咸亨三年於岐州除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  
 昇原渠通船楫至京故城

北苑

京故城即故長安城漢惠  
 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

玄宗開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  
 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  
 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工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  
 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上道至揚州入斗  
 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碍須停留一月已上三月四月  
 以後始渡河入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七月始  
 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  
 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淮即漕淮乾淺船艘隘關般載  
 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  
 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



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卽於倉內便貯鞏縣置雒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卽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陰倉栢崖太原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卽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具置武牢雒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卽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克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萬石卽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變色卽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矣不肖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伏惟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旣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克實車駕西還卽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卽便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

駕少得安若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雒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爲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嘗有三二年糧卽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克陝洛運脚五十文克管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克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旣用陸脚無繇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發進吳人不便河漕繇是所在停留日月

旣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卽分入河雒官自雇船載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旣屬水險卽於河岸山傍車迴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汴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嘗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隨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嘗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帝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物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照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

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使於是始置河陽縣及河陽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悉河水者迤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後緣北運險澁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

二十五年六月詔曰河東陝運兩使每年嘗運一百八十萬石米送京近已減八十萬石訖今據太倉米數丈計有舒務在息人不欲勞弊其今年所運一百萬石亦宜停

二十七年河東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而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繇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浚急於淇北鑿石柴通運船為漫流河汎旋填沒淤塞不可漕運而止

大寶三載左營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

引渭水因通渠至華陰縣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  
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

會於漕渠每夏大雨輒皆  
填淤大曆之後漸不通舟初堅為長安令以幹濟稱

二水

天寶元年擢為陝郡太守充水陸運使堅以漕運通  
於京師歲益鉅萬乃召水工審地脉於咸陽擁渭水  
作輿成堰截灞澮並渭而東至潼關永豐倉下與渭  
合遂於苑東望春樓下穿潭以通舟楫既成帝親幸  
望春長樂宴羣臣堅素備東京船數百艘於潭側每  
船皆標榜曰某郡船中悉貯本郡貨物連亘數里觀  
者如堵帝甚歡下詔曰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允叶

於永圖豈苟求於縱觀韋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宜  
特與三品仍改授二品官判官以下節級酬獎所役  
人夫酬庸外放一年地稅賜其潭以廣運為名堅遂  
加銀青光祿大夫左嘗侍其陝郡太守水陸運使及  
江淮租庸轉運使並如故  
十四載八月制曰所運糧儲本資國用太倉今既餘  
羨江淮轉輸艱勞務在從宜何必舊數其來載水陸  
運入京宜並停

肅宗時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  
鹽鐵使時新承大兵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斗嘗至

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營軍乏食畿縣百姓投穗以供之晏受命以轉輸爲已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之繇至江淮以書遺宰相元載曰浮於淮泗達于汴入于淮西至於底柱破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於東朝猶有官謗相公始終故舊不信流言則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跡到河陰鞏維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節象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望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渾衡佳

陽必多積穀今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桂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天下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輔載明主爲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前洗報穢率罄愚儒平嘗經義請護河堤貞勤其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爲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賦傷多苦使江湖未來每年一二十萬卽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饑人

皆附村落邑屋從此滋多受命之日引海陵之倉衣  
食鞏維是計之得者其利一也諸侯有在邊者諸戎  
有侵敗王畧者或開三江五湖繼陳紅粒雲帆桂楫  
輪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  
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  
不率俾今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  
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  
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臯五百  
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  
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與必脫輻棧車輓漕亦不易求

今於無人之境興足人之運故難就矣其病一也河  
汴有初不脩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率長  
安必決沮於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  
妃不復太悉須因寇難揔不拘拓澤減水岸善隳役  
夫需於沙津更旋淤濘千里泗上閘水行舟其病二  
也東垣底柱汚水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  
絕縣吏空拳奪攘奸究窟穴囊橐夾河爲藪豺狼間  
問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  
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僝司元侯賤卒亦儀  
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纜漕所至船到便

留卽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  
畢其志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  
已來事缺名毀聖慈含有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卽  
臨遺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不通願荷鍾先往見  
一粒不運願負米而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冊誠未  
尅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自此每歲運米數  
千萬石以濟關中

代宗大曆末李元為陳州刺史開陳穎路以通漕輓  
德宗建中末王紹為營州從事包佶領租庸鹽錢亦  
以紹為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輸所在艱阻將

移運路自穎入汴紹奉佶表詣闕屬德宗西幸紹乃  
督緣路輕貨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德宗  
親勞苦之謂紹曰六軍未有春服我猶衣裘紹俯伏  
流涕奏曰包佶令臣問道進奉數約五十萬帝曰道  
路回遠輕費懸急卿之所奏豈可望耶後五日而所  
督徑至帝深賴焉

貞元二年正月詔浙江東西至今年入運送上都米  
七十五萬石更於本道兩稅折納米一百萬石并江  
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東西節度  
使韓滉處置船運數內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輸納

餘賑給河北等諸軍及行營糧料其淮南及濠壽等  
道先支米洪潭屯米并委淮南節度使杜亞勾當船  
運數內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餘支克諸軍行營糧  
料天下兩稅錢物並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揀擇  
官典送上都其應定色日程限腳價錢物委度支商  
量條件聞奏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  
等使宜並停其巡院職掌官典等姓名所請俸料委  
度支勘責分析聞奏諸道鹽鐵權酒等事委元秀有  
鹽鐵事處每道置巡院令勾當河陰見在米及諸道  
先使度支巡院般運在路錢物委度支依前勾當其  
未離本道者並分付觀察使發遣仍委中書門下年  
終類例諸道課最少者聞奏時崔造專政大改移易  
錢穀諸事故累有詔令事多隳敗造等以憂疾歸  
五年十一月度支轉運使奏來年江淮轉運米等比  
年自揚子運米送上都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  
發遣運路既遠實謂勤勞伏以京西屯軍儲畜是切  
今請當使諸院悉自差綱節級船運冀得省便必應  
程期從之

八年五月以都官郎中鄭克均爲靈夏二州運糧使  
吐蕃之圍靈州軍食絕及吐蕃稍却均自夏州以牛



馬雜運米六萬餘斛靈州度支又於勝州沂河運雲朔米萬餘斛是秋雲亦有年粟稻數萬斛人心頗固十三年判度支蘇弁奏嶺南行綱送錢物數滿二萬貫無損折者卽依舊勅例與改官

十五年三月詔令江淮轉運米每年宜運米二百萬石邇來雖有此命而運米竟不過四十萬石

憲宗元和初李巽爲度支轉運使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巽三年登馬

六年四月諫議大夫裴堪爲同州刺史克本州防禦長春宮使諸道轉運使奏每年江淮合運糙米四十

萬石到東渭橋臣受任日近欠闕素多伏請收糴邇年貯備從之

十一年十二月始置淮潁水運使楊子等諸院米自淮陰沂流壽州西四十里入潁口又沂流至潁州沈丘界五百里至于陳州項城又沂流五百里入於潏河又三百里輸于堰城得米五十萬石附之以茭一千五百萬束計其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

敬宗寶曆二年七月勅太倉廣運潭宜却令司農寺收管此潭漕舟止泊之所貞元中詔收爲內捕魚池今以取漢陂屬尚食故以此潭却賜司農寺

文宗太和三年五月詔去年以來水損處鄆曹濮淄青德齊等三道宜各賜米五萬石兗海三萬石並以入運米在側近者逐便速與般運

開城元年閏五月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咸陽縣令韓遼請開興城堰舊漕漕在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以來疏鑿其後堙廢遼請重開道用功亦不多此漕城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轅下之牛盡得歸農耕永利秦中李固言自王涯已曾奏開漕之利利秦中實多但恐今非其時帝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顧七月度

奏天下兩稅權酒諸色等錢自江淮諸道送至河陰自河陰轉輸官綱及私腳計費每歲一十七萬七千二百有餘貫而官綱欠折私費破用杖死繫死皆傍及保人遺患妻子至是監畜郡縣迺歲減七萬七千四百餘貫計一萬三千三百乘任緣路百姓隨力畜之取其備日役一驛運其貲賄輸於泉府迺歲無停畧焉而能永去損貨溺人之患

三年四月度支使杜棕奏水運院舊制在代州開成二年省司以去營田發運公事稍遠遂奏移院振武臣得水運使司空輿狀兼往來之人備言移院不便

請依舊却移代州從之  
懿宗咸通三年夏淮南河南蝗旱民饑南蠻陷交趾  
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零渠江西  
造切麩粥以饋行營湘澨沂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  
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廣沂流運  
糧不濟軍期士卒食盡卽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  
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  
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  
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五  
萬石至廣州矣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  
政是之磻石爲鹽鐵巡官在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  
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

五年五月丁酉詔淮南兩浙海運虜隔舟船訪問商  
徒失業頗甚所由縱捨爲弊實深亦有般輦貨財委  
於水次無人看守多至散亡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宜  
令三道據船數米石數牒報所在鹽鐵巡院令和顧  
入海桐船分付所司通計載米數是外輒不得更有  
隔奪妄稱貯備其小河短船至江口使司自有船不  
在更取商人之限如官吏妄行威福必議痛刑  
梁羅紹威鎮魏博日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

積唯京師軍民多而食蓋寡願於夫行伐木下安陽  
淇門斲船三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以給宿  
衛太祖深然之會紹威遘疾乃止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勅鄆州差兵二千自黎陽  
開河以通漕運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制曰先緣漕運京師租庸司虜  
借私船今既分兵就食停淤漕運其諸河渡私船並  
仰却付本主如有滯留許本主論告

年九月洋州脩魏門倉一百間克貯轉運下峽斛

時

十一月壬子三司使張延朗奏於洛中預備一二年

軍糧除水運外涉冬百姓稍閑請差運糧一轉帝然

之又云延朗奏勅諸道  
船糧百石以實京師

十二月車駕在汴時論以運糧百萬勞民稍甚近臣  
奏之帝只命東地數州搬十萬石至汴州仍促諸軍  
搬取家口

三年二月車駕在汴司勳員外郎夏侯晤上言曰諸  
道轉運北要實輦下軍儲今聞多是輕齎却至京中  
羅納請下令禁止

長與元年十月鳳州奏開脩唐倉湖田路通鳳翔饋

運

二年閏五月三日勅應緣沿河船糧依北面轉運司船搬倉例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勝

三年二月幽州奏重開府東南河路一百五十里濶九十步以通漕運

五月幽州進王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濶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年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令洛岸至倉

門稍遠牙官轉運艱難近日例多逃走欲於洛河北

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功役欲於諸軍

儻人內差借從之

尋命奉聖軍都指揮朱洮實開河灣至船自倉明

周世宗顯德二年正月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所損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二月癸亥世宗曰今州戍兵舊制沿江發運務差均鄧兩州人戶自備舟船水運糧鹽供饋軍食近聞彼民頗甚勞弊及令有司按本州稅積所納嘗賦可以

歲給軍儲其水運舟船並宜停廢

四年四月詔疏泔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

於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二月命侍衛軍馬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都疏

泔水入於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

以通漕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閩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錢幣

管子曰天生五財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故虞之允治六

府之政修夏之有德九牧之金至即鼓鑄之興其來

尚矣其後太公作園方之法通輕重之權遂行於齊

貽謀後世財力頗富遂合諸侯至周景王鑄大錢秦

并天下以幣為二等施及漢室貪京迭變善哉禹貢  
 之言曰漢家諸鐵官皆置吏卒及徒貢山取銅鐵歲  
 十萬人已上以中農計之是七十萬人嘗受饑也鑿  
 地銷陰氣之精斬木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  
 此又使民棄本逐末窮則起為盜賊姦邪不可禁其  
 原皆起於錢也禹之論信美矣然古者名山大澤不  
 以封蓋慮下之專利也若吳登之錢徧天下邯鄲郭  
 緘以冶鑄成業與王者埒富此豈春秋富利之旨哉  
 是故居上者有四海之富司生民之命較盈虛而籠  
 餘羨謹法令而懲游惰因時立制為之均節然後如

泉布之流通積不涸而藏不竭大賈富家不得豪奪  
 吾民而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矣賈生所謂除博  
 禍而致七福其知治體者歟

夏商以前幣為三品 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白金銀也

周太公立九府圜法 周宮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

之官故云九府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 外圓

孔方 輕重以銖 言漢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 布帛廣二尺二寸

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為金利於刀 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

也 流於泉 流行如泉也 而布於市 市於民問 束於帛 束於帛也 太公

退又行之於齊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 大於舊錢其價

也重單穆公曰不可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

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資財也量資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凡言幣者皆所以通

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

牛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

得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重為母輕為子若布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

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小大利之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

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亂民

也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能

為潢洿也原能水泉之本也潢洿停水也竭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

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內好皆有周郭肉錢形也以勸好孔也

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

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

其相孫叔敖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

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

而市復如故

秦始皇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鑑為名上幣二十兩為

鑑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鑑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鑑比尚秦制也尚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



上而錢銅錢質如周錢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爾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漢高祖初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

黃金一斤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

以稽市物痛騰躍稽阻滯也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畜積群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爾踴騰一也不當累重言之

米至石萬錢至馬匹百金

呂太后二年行八銖錢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

六重更鑄莢錢令民間名榆莢錢是六年行五分錢也民患其大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

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取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

黥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

得贏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

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

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操持也人人皆

得鑄錢也各因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

報報論也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

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

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

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以誘民縣謂閭使

人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衆也積累

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

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

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若若干若設數之言也

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日而胡廣云當順所求而

與之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

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矣也又曰秦錢重半兩漢

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與英錢皆當廢而

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重發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

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錢法不立吏急而

一之平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復呵乎則市

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

事棄捐而採銅者日蕃蕃多釋其耒耨冶鑄炊炭姦

錢日多五穀不為多言皆採銅錢廢其農業故五穀

也善人惕而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將甚不詳奈

何而忽詳乎也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

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

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

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

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至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分

令禁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

相疑二矣採銅鑄作者及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

冊子元... 邦計部

五

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

別貴賤五矣

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鑄金人十二是也

以臨萬貨以調

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

末謂工商之業也

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七矣

末業既困

農人敦本倉廩實布帛有餘則招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

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其後賈山復上書諫

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詔責對以為錢者無用器

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

是與人主共操權柄不可長也

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

其後復禁鑄錢云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

即就富也

埒天子

埒等也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

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武帝建元元年二月行三銖錢

新壞四銖造此錢也重如其文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又新鑄作也

元符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

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

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為幣朝

觀以薦璧又造銀錫為白金

是時富商大賈或滯財役貧

滯停轉也

穀百數穀車也廢居邑居穀於邑也又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蓋或有所置廢有

所居蓄而居於邑封君皆氏首仰給焉封君受封邑者謂公王列

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王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

方以邑入償之右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

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

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釵錫自

孝文更造四銖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

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

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

皮幣諸侯多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

赤金為下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

盜摩錢質而取銖錢面有之而面幕又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銖以更鑄作錢也許

慎曰銖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叙曰民摩錢取屑是也錢益輕薄

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

以纘纘綉也繪五米而為之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

聘享必以皮幣為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雜鑄銀錫

為白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

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圍之其文龍名曰撰直

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平一斤之重差為

三品比重六兩則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備

下品重四兩也冊府元龜那計部

而長也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

銖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五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郡國

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厚取鎔自造白金五

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

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

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抵歸也 大歸也

言大凡也無慮亦謂 大率無小計慮也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

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利

者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

偃矯制大害法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

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縱故也故令 相告言也郡國

鑄錢民多奸鑄謂巧鑄之 雜鉛錫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鑄官赤仄所謂子緡錢以赤銅為其郭也今 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一當五

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五賦及給官用 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

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

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

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

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

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

能相當唯真工大奸廼盜為之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改

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時御史大夫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能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人心搖動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銖謂計其其鎔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泉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

寢

哀帝時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帝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者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從公卿議竟坐此策罷先是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

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  
 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  
 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  
 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  
 么錢一十么小也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  
 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  
 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  
 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縣名屬犍  
 為出 它銀一直流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用長尺  
 寸用龜甲緣也距至也度甲兩緣邊尺一寸也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

大貝十朋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 么龜九寸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

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么貝  
 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  
 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  
 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  
 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  
 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  
 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茅布壯布中布差布  
 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  
 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依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

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

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佈流行也

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

鍊錫鍊似錫許慎云鍊銅屬也然則以鍊及錫雜銅以為錢也此下文云能采金銀銅鍊錫者也

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

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

蔡非庶民所得居謂蔡國出大龜也有者入太卜受直百姓

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

非井田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於是

農商天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

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

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

布屬具寢莽性燥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

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

欲得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

民為非者也易下係辭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言貨財辭訟正乃得人不得人為非合事宜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餘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餘及祭祀無過旬日喪紀

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辦而受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

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以供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廩

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樂語有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

莽之月出息五百樂語有五均獻王所傳道五均



事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  
四民嘗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  
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

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城都市長

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  
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

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鉛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

故曰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龜有靈取之物自應

實於司市錢府也

莽建國元年以盜鑄錢者不可禁廼重其法一家鑄

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

傳舊法行者將符傳即不稽留令更不持者厨傳勿

舍關津苛留厨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公卿皆持以入舍

殿門欲以重而行之

五年十一月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

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

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

有奇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圍好徑二分半好孔也足故長八

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

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帛枚

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  
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錢俱枚直一並行  
盡六年毋得復行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  
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  
不可勝行廼更輕其法私鑄作錢布者與妻子沒入  
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但寶貨  
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  
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  
六七  
後漢光武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馬援在隴西上

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

許事遂寢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隨牒解

釋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更其表言帝從之天下賴

其利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使之及

好事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當復

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是

時長安鑄錢多奸巧京兆尹閭興署主簿第五倫為

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奸

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倫平銓衡民悅服

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  
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

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卿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吏多奸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千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繇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

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以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四海之憂感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

之上水木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心至焦爛願陛下竟銀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庶民之謠吟聞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燦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之苦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徬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饑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

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裂中夏魚潰雖萬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經織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後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又鑄小錢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簾飛廉銅馬之屬以克鑄焉

鐘簾以銅為之

說文生上書云懸不鑄鐘簾前書音義曰鐘鹿頭也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似爵有角蛇尾文如羽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館銅馬則東門外所置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馬皆亦取之

故貨錢物貴穀斛至數百萬又無輪郭文章不便人

用 卓鑄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錢

魏武帝為相於是罷董卓所鑄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

文帝黃初二年三月初復五銖錢十月以穀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

明帝太和元年四月行五銖錢時錢廢穀用既久人

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圖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

於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曹川之不出所改創

韓暨為監冶謂者舊時冶作馬排為排以吹炭每一熟石

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工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

計其利益二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克實制書褒嘆

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蜀先王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無預

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是謂藏競取寶物軍用

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爾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

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克實

吳大帝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

銅計銅昇直設盜鑄之科

赤烏元年春鑄大錢當千錢既大貴但有空名人間

患之帝聞當千錢百姓不以為便九年詔曰謝宏往

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

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

藏計昇其直勿有所枉也

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

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克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既不多繇是稍貴

成帝時東土多賊殺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荆州刺史庾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移漸多夷人嘗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

孝武大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二人皆於此下貪此輸錢斤兩莖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鑄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肄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用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克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者於目前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克資魏世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

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繇於兵亂積  
久用之於廢有由然而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  
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  
倉庫克實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  
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  
人皆坐而饑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  
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以人習來久革  
之必然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耶魏明  
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  
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

尚捨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幣著於已誠也世  
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  
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  
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於時名賢在列君子盈  
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  
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  
實繇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  
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  
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須兵革屢興荒饑薦及饑寒未  
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



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游蕩知反務未自  
休國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昇平必  
致何衣食之足郵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  
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前涼張軌爲涼州刺史時大府叅軍索輔言於軌曰  
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  
錢通易不滯秦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  
段數縑布旣壞市場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  
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  
會軌納之立制準布川錢錢遂大行人類其利

後趙石勒僭號鑄豐貨錢時建德較尉王和掘得一  
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  
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  
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疋一千二百  
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  
賤買私錢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

卷之五十一  
二十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錢幣第二

宋高祖卽位初言事者多以錢幣減少國用不足欲  
悉市民銅更鑄五銖錢散騎常侍范泰奏議曰流聞  
將禁私銅以克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  
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

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  
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  
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  
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之  
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  
寡倉廩未克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  
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  
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  
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  
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

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啟休徵器有要用  
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  
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財則君民俱  
困較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  
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者良由基根未固意  
在遠畧伏願思可久之道賒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  
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也

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署鑄四銖錢文曰四銖重如其  
文

二十四年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

二十五年罷大錢當兩先是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文帝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剪鑿議者多同尚書僕射何尚之議曰伏覽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筭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多少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耶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然罷息六貨潰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

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嘗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之法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貨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行或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旣非下走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剪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山屈所忌縱糾察不精致

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令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卽報明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嘗郗敬叔並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廢散滅何可勝計晉遷河南疆境未廓或士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畧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

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廣而貨愈狹加復競竊剪鑿銷毀滋繁刑雖重禁姦弊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空日虛愆作肆力之民徒勤不足以供贍誠由貨貴物賤嘗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專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成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帝從演之議遂以一當兩行之經時至是以公私非便乃罷

孝武建元元年更鑄四銖錢立錢署鑄錢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

姓不盜鑄及帝卽位又鑄孝建四銖百姓因此盜鑄錢轉僞小商貨不行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八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倣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循前貫無復改創年歷旣遠喪亂屢經煙焚剪毀日月消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必將大乏宜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刑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爲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旣薄

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與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中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採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實况今耕戰不用採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息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唯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

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准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剪華利用於事爲益帝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沱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土蓋不欲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旣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爲永寶愚謂

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強制使換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羣庶嘗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輪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然須所患於刑式不均加以剪鑿又鉛錫衆雜耳止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

禁顏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幣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令去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爭鑄器用日耗銅既轉多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行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旣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及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賢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息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路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月日漸鑄歲久之後可爲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空虚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幣賑國舒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奸巧大興天下之貨靡碎至盡解於



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漸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下乏耶徒使奸民意蹙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易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諸百代乎帝不聽

前廢帝永光元年開百姓鑄錢由是錢貨亂散一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鴉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繩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景和元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摸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臄如今之剪鑿者謂之來子

明帝即位初禁鴉眼繩環錢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止

太始二年斷新錢專用古錢

南齊太祖建元四年奏朝請孔頭上鑄錢均貨議辭

甚博其畧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貴甚賤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與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爲

宜開置泉府方收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滯染始皆類也故交易之後淪變還新良民弗習滯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實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滯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奸此明主尤所深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錢已布於民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

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奸帝使諸州郡大市銅會晏駕事寢

武帝卽位初水旱不時竟陵王子良啟曰泉鑄年遠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搖革相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迴復遷貿會非委積縱令小民無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奸利

永明八年廣郡甲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北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

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銅山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一百里按此必是通所鑄地近喚蒙山僚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帝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工費多乃止

梁高祖天監初准京師及三吳荆郢江相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

貨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各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二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曰稚錢五銖徑一寸半重四銖文曰五銖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雜錢五銖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銖源出稚錢但稍遷異以銖為朱耳三吳行之差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問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半謂之男錢亦婦人佩之即生男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顯下詔書非新鑄二等之錢並不許用趨利之徒私用轉甚

普通四年十二月罷銅錢鑄鐵錢時人以鐵易得並皆私鑄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奸詐因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鄂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

大同元年七月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錢減則物貴陌錢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未年遂以三十五爲陌

敬帝太平元年三月班下遠近並同雜用今古錢二年四月鑄四柱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丙申復開細錢

陳高祖永定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梁元始末又有兩銖錢及鵝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鑄鑄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

文帝天嘉三年改鑄五銖錢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七月初用大貨六銖錢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後魏之初錢貨無所用孝文始詔曰天下用錢太和

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郡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准絹給錢絹疋爲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雜

宣武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

孝明熙平元年京師及諸州鑄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

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圜貨始行定兩銖之措齊拒修之因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淠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於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適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心剗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師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旣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至困之切王道貽

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准式者時被勅云不行之錢雖有嘗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宜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鴛眼環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疋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扞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民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唯

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嘗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嘗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環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壤

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宜平海內依式行錢澄被  
旨勅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  
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嘗模寧可專貿於京邑不行  
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  
便至於西京北城內外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  
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  
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錙相屬不假斗斛之  
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深允請並下諸州  
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  
大小悉聽行之鴉眼遠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

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  
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  
之錢通行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  
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塵井  
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  
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  
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畧不入於市也  
二年冬尚書崔亮奏弘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升  
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一升得銅五兩變帳山鑛  
計一升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計鑛一升得銅八



兩南貴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  
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地利並宜鼓鑄詔  
從之自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  
孝昌三年正月詔立鑄錢之制是時朝議鑄錢以國  
子博士高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  
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  
世代不同太公爲周制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  
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  
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  
至元符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

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  
銖次三銖次一銖文帝罷五銖錢明帝復立孫權江  
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  
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  
財之貴貽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  
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蓄旣  
盈民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  
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夷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  
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酒榷之官邑有  
造緡之令鹽鐵旣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

外關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勦徵稅頗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才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名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已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

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克錢官頗觀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卽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謙之卒孝莊永安二年秋更鑄永安五銖錢是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御史中尉高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奸鑄者

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三銖之實薄甚榆莢  
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漸科防  
不切朝廷之德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  
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  
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  
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  
人工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至無利  
應自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  
通公私獲允黃門侍郎楊侃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  
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爲虎賁

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  
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  
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况昔卽理不殊求取

臣前表經御

披拆

侃乃隨事剖辯帝從之乃鑄五銖錢

如侃所奏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  
欲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賣之絹疋正錢  
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旣  
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  
多

北齊神武罷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

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  
生厚紫錢吉錢河陽生澁天柱牽之稱冀州之北錢  
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帛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  
仍令舊文更鑄流之西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奸僞  
競起

文襄輔政時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

與稱同

錢一

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十二銖  
自餘皆准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  
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准市稱以定  
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入市

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  
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  
其小薄之錢若卽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  
州百日爲限群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  
從之而止

文宣天保三年除永安之錢改鑄新錢文曰嘗平五  
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製造甚精少帝乾明昭帝  
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  
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  
等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甚薄或以生鐵和銅

至于齊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更鑄錢

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

用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

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

行

四年七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錢

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

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

錢者終其從者遠配為民

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

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行

隋高祖開皇元年九月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

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

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

三年四月高祖以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鑄鑄乃詔

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

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

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嘗平所在勿用

以貿易不止

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  
既久尚猶不絕

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  
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私和以錫鐵錫鐵既賤求  
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鐵之  
處並不得私有採取

十年詔晉

王

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奸狡稍漸

磨鑪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迺相倣效錢遂輕  
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  
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

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  
人間錢少晉王又鑄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鈔處錮銅  
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  
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  
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  
易爲利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  
煬帝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奸狡猾遂多私鑄錢轉  
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鐵鏃裁  
皮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